

渡江战役从1949年4月21日起,至6月2日解放上海崇明岛止,历时42天。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,也是向全国进军作战的开始。《渡江》一书,通过大量史料与文献,让读者走进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之年——1949年,揭示时代更替的历史必然性。

《渡江》 再现战争奇迹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余志宏



人民解放军正在举行渡江作战的誓师大会。

渡江战役是指1949年4月至6月间,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、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,在长江中、下游地区向国民党军汤恩伯、白崇禧两大军事集团发动的规模巨大的强渡江河战役。

渡江战役从1949年4月21日起,至6月2日解放上海崇明岛止,历时42天,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继晋灭吴、隋灭陈、宋灭南唐之战后,中国战争史上第四次大规模的渡江作战。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,也是向全国进军作战的开始。它是将江河进攻战、陆地追歼战、城市攻坚战三种作战类型融为一体的战略性战役,其战场范围之广,参战兵力之多,阶段转换之快,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。人民解放军在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江工具的条件下,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,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。

渡江战役,以它特有的雄伟气势和丰功伟绩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。

《渡江》一书突破了以往军事纪实文学的窠臼,它不单描写战争,而是把战争作为一条主线,以点、线、面相结合的手法,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呈现了在1949年中国时局的转折和在此背景下各种人物的命运。

该书注重实证,广泛地征引了各种稀见的资料 and 学术上最新的研究成果。比如多次引用刚刚解密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,人物不再是脸谱化的,而是有血有肉的。

书中,作者广泛引证《中央日报》、《申报》和《大公报》的原始报道,可以为今天的读者拨开历史的云雾,一窥历史的复杂与生动。

《渡江》不仅是一部军事题材的通俗历史作品,还是一本充满了智慧观察的书。该书视野开阔,融入了作者对于那个时代及其人物命运的思考。作者还破除旧思维,用相对客观的语气叙述了国共两党的斗争,同时在书的结尾处,作者还有意识加入国民党去台后国共两党的交往发展,展望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景。



《渡江》杨波
重庆出版社
2009年8月

《渡江》书摘

8月20日,蒋经国以“太子”之尊抵沪。为了排除干扰,实施管制,蒋经国把他以前精心培植的赣南系、青干校及青年军的干部调集上海,王升、李焕、江国栋等都到了蒋经国身边。

政治“铁拳”无济于事

蒋经国调来了胡骥总管的“戡乱建国总队”下属的第六大队,扩编为“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”,人员约两万余人,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骨干队伍。

说白了,蒋经国并不是依法治理上海滩的腐败,而是以政治力量为后盾,实施他父亲蒋介石的党魁意志。

一切都是他说了算,他要抓谁就抓谁。比如一旦发现囤积居奇,则立即问罪。

蒋经国的政治“铁拳”,对于医治经济“病体”之沉痾非但无济于事,反而激化了矛盾。

没多久,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,却是有市无货。一些奸商和帮会势力,唆使流氓和无业游民,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,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,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。

旷世奇劫金圆券

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,顿成一泻千里之势。到11月底,发行32亿元,12月底达到81亿元。到1949年4月,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,5月更增至67万亿元,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,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。

票额也越来越大,从100元、500元、1000元、5000元到1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,乃至50万元、100万元的大钞。其贬值之速,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,而是按钟点计算了。到了1949年3月7日,上海的大米每担达金圆券28000元,是1948年8月19日米价的1450多倍。

11月20日,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,并委托中国、交通、农业三家银行同时办理。

摧枯拉朽： 百万雄师追穷寇

自此,各存兑处人潮如涌,万头攒动,争相挤兑。在上海,每天晚上8、9点钟宵禁,凌晨5点解禁,许多人头一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江四周,清晨5点一过,便如潮水般涌向银行抢兑黄金,拥挤踩踏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屡见不鲜。然而,当初被迫把金银外汇换成金圆券,现在金圆券迅速贬值,再换回来的金银外汇已经少得可怜了,许多中产阶层沦为赤贫。

而通过发行金圆券,国民党政府从老百姓身上共收兑金银外汇折合美金2亿元,其中64%来自上海,可以说是从每个人身上挖了一块肉,剥了一层皮。

南京政府向何处去

当听到刘仲容转达白崇禧“划江而治”的建议时,毛泽东严正指出:“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,这是办不到的。”

4月4日,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《南京政府向何处去?》的重要评论,指出:“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: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,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,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;一条是向人民靠拢,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,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,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。第三条路是没有的。”

这一天,李宗仁把白崇禧和夏威、李品仙等桂系重要将领都召集到了南京,商议刘仲容从北平带来的讯息。刘仲容对白崇禧说:“健公,你给毛、周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。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‘划江而治’,‘政治可以过江,军事不要过江’的建议,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。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,毛先生说,政治要过江,军事也要过江,而且很快就要过江。”

操练水军渡江追寇

什么困难能阻挠解放军前进的意志呢?在暮春的寒流里,指挥员、战斗员们脱得一丝不挂,赤身跳进水中,驾驶着集体创造出来的工具,起先是工具太少人太多,就有许多人争着下水,偷着下水。

原定20时开始渡江,但各部队情况不一样。27军79师19时20分才开始拖船,1小时后235团拖出大部,237团只拖出少部。这时对岸敌军发觉,开始射击。军首长命令已经入江的船立即开始渡江,不必等齐。235团在近21时率先开始了渡江行动。

夜幕降临,江上刮起了风。中集团三个军上千船只扬帆起航,船工用力摇桨,战士们纷纷用铁锹、钢盔帮助划水,加快船速。江心里波涛汹涌,江南岸是一片火海,映红夜空。27军79师的船只率先登岸,各部队也陆续到达南岸,平均渡江时间为15—20分钟。

渡江部队纷纷在南岸点燃火堆,向北岸传递胜利的信息。船工们运完第一梯队,马上返回再运送第二梯队。21日凌晨2时,聂凤智率27军军部过江,作为第一批过江的高级将领,双脚一踩在南岸的土地上,他便向总前委发报:“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!”

一个民族的 慈悲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冯磊

阿来重写《格萨尔王》新近面世,这是一本以千百年来在藏人中口口相传的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为底本创作的小说。

《格萨尔王传》是全世界最为浩大的活的史诗,光现在整理出版的就有120多部。百万以上的诗行,人物众多,故事浩繁。正如每个格萨尔说唱艺人心中都有一个独特的格萨尔王一样,阿来在这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对格萨尔王、对藏民族精神新的理解和阐释。阿来精选了最主要的人物和事件,在细节上精雕细琢,着力以现代人的视角诠释英雄的性格和命运,赋予神话以新的涵义和价值。

当然,今天的《格萨尔王》绝不仅仅是藏族的,它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。

读《格萨尔王》,我们不禁要问:人类的蒙昧时代究竟有多漫长?人类自身的痛苦究竟来自何方?

这个问题,当然没有答案。但,却并非没有思考的价值。

“重塑神话”是一个国际文学创作计划。这个计划最早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,由英、美、中、法、德、日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参与的,首个跨国出版合作项目。

这个计划邀请了诸如大江健三郎、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等诸多名作家进行写作,在我国,李锐、苏童、叶兆言、阿来等人参加了“重塑神话”写作活动。藏族英雄史诗《格萨尔王》正是阿来所参与的项目。

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,在某种程度上,不是为了记录英雄的功绩,而是要留给后人战胜困难、创建美好家园的动力与信念。



《格萨尔王》阿来
重庆出版社
2009年9月

登位,并娶珠姆为妻。他一生降妖伏魔,南征北战,统一了大小150多个部落。民间相传格萨尔王扬善抑恶,是藏族人民敬仰的旷世英雄。

阿来的写作,从天上开始:神子崔巴噶瓦不忍人间众生的悲苦,发愿铲除妖魔,要在地上建立慈爱和正义之国,于是降生在一个叫“岭”的地方。十多年后,他荡平各路妖魔,建立了岭国,是为万世传唱的格萨尔王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阿来的这部小说,在叙事中间穿插进了一个名叫晋美的说书人。这个说书人是牧羊人的后代,他走遍了格萨尔王的土地,传唱格萨尔王的史诗,并且探寻格萨尔王遗留的宝藏。最后,晋美在梦中与格萨尔王相遇,王告诉他,珍宝已经布施给穷人,真正的宝藏在人的心中,叫做慈悲。读到这里,突然觉得豁然开朗:史诗《格萨尔王》所反复吟唱的,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慈悲。

需要说明的是,借助于梦的形式来进行叙事,在小说创作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阿来在《格萨尔王》的故事里,让说书人晋美一次次在梦里与神相遇、与格萨尔相遇,显然也有相关的考虑。人与神之间沟通,不是靠传统的巫婆来完成,而是靠梦来完成。这,似乎在各民族的文化中也是一种共有的叙说。

《格萨尔王》之后,阿来也完成了他从一个作家,所需要担当传承一种文化、一种民族精神的重任。当然,格萨尔王的故事依旧在藏人的口传中流变,在不同的时代焕发新的生命,而阿来的《格萨尔王》,我们却能品出:那时的人类,如何中兴,何时谢幕。